



刘三姐文化丛书

广西情歌

柯 炽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评论家的评说

香港民间文学研究家谭达先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著文称：柯炽编的《广西情歌》，不愧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奇珍。他还写道：以一个人的力量，收集编写这么多的优美情歌，这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，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。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周庆在该报上发表文章，感叹道：看了《广西情歌》，才知道电影《刘三姐》里优美的歌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。

广东作家沈仁康在广州《海韵》上写道：什么叫做好诗？群众欢迎就叫好诗。《广西情歌》能印行数十万册，这使我瞠目结舌！

新华社记者肖美俊在北京《瞭望》著文指出：“小说《刘三姐》与电影不雷同，它独辟蹊径，内容丰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众多。描绘了刘三姐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，再现了南中国古老的文明。”

文艺评论家梁昭在北京《文艺报》发表评论外，还写到：《刘三姐》一书，可以说是“山歌大全”，第一部“山歌小说”，有着登峰造极的山歌艺术，确是举世无双的奇书。如果这部小说由没有根底的人去写，即使把故事情节，人物框架，统统都给执笔写的人讲清楚，他未必能写出这部《刘三姐》。这就象只有歌德可以写出《浮士德》，只有但丁可以写出《神曲》，只有拜伦可以写出《唐璜》，只有涅克拉索夫可以写出《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》，是一个道理。

日本研究家西隆协夫说：象柯炽这样在新诗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，放弃已有的成绩，去搞民歌，这在文坛上是极为罕见的。

顾问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	何 敏	陈文儒	肖美俊	吴汝臣
副主任委员：	覃思源	石天宝	吴伟山	黄 籍
委 员：	陆 康	韦日兴	李永华	费志敏
	刘文式	方发新	覃系兰	覃景云
	韦桂龙	韦良民	苏继才	温秀珠
	黄长良	石 峰	韦石西	韦伟群

总 策 划：何 敏 吴汝臣 吴伟山 柯 炽

封面风光摄影：李道才 李德民

化 妆 设 计：蓝莲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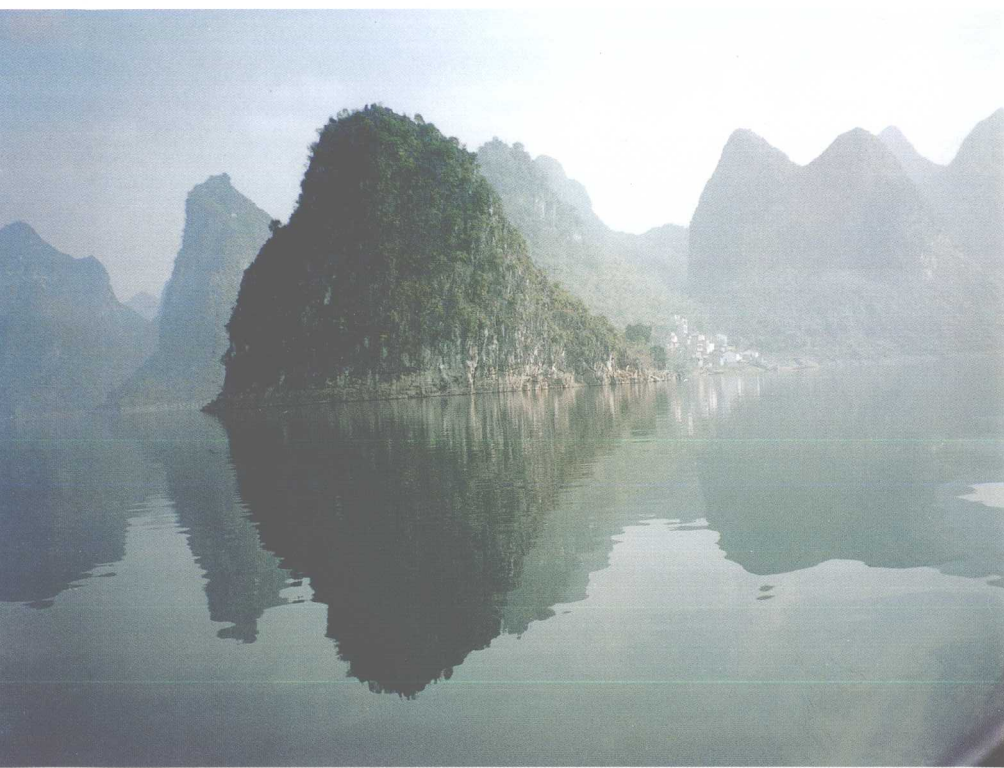
柯炽应邀到凌云讲学，与热心的女青年在一起，1996年

上
風
林
光

锦绣河山

依山伴水开旱田，
问妹种粟是种烟；
种粟弟跟你锄土，
种烟弟跟你谈天！





江山多娇

哥发癲，
睡山抱水想成仙；
如今正兴旅游业，
你妹当上导游员！

江山如画

山也叠彩水叠彩，
这幅图画实在乖；
妹在江中留个影，
虾公螃蟹心也开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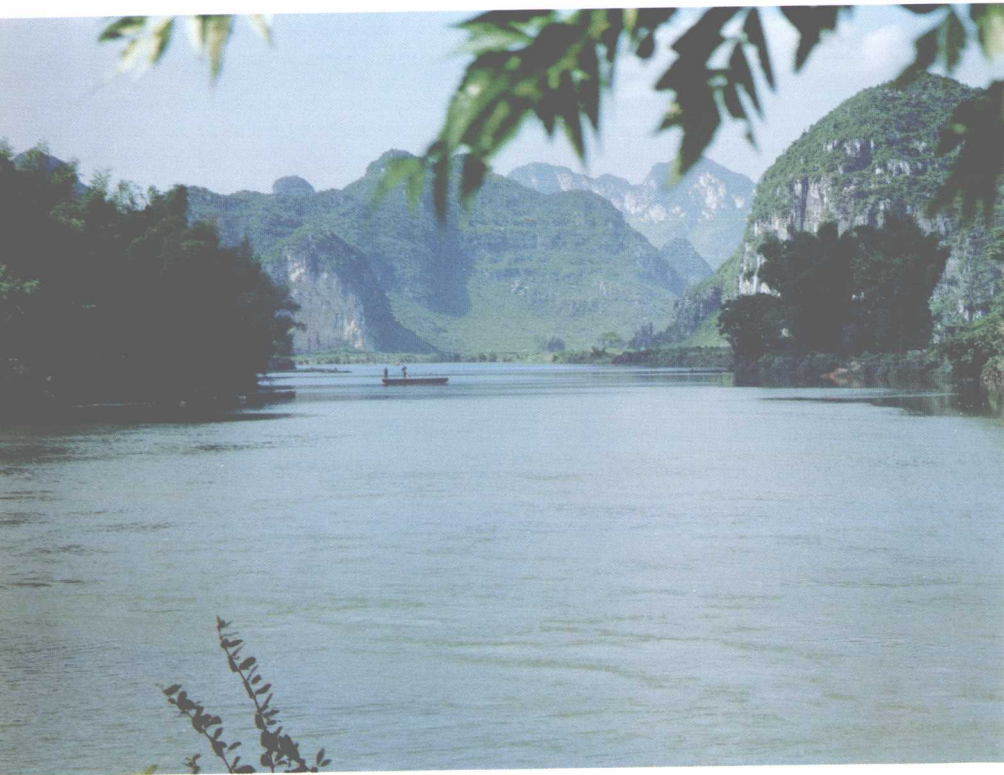
奇山倩影

石翁石妇多亲爱，
千年万代站平排；
妹就坐在江边等，
望哥骑马小路来！

绿水行舟

——覃排渡口

一条江水去悠悠，
山歌搭桥探情由；
妹你有心桥上走，
妹若无心打转头！





水木清华

——西燕河树

上街买伞伞连把，
下街买秤秤连钩；
山歌搭桥妹敢过，
山歌解尽妹忧愁！



金龟瀑布

这条瀑布更加威，
林中冲出响惊雷；
一年四季不觉累，
水争奔腾月争辉！

花多不比月月红(自序)

——浅谈编写情歌的乐趣

柯 炽

我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写了十本《广西情歌》，意在告诉世人，广西是刘三姐的故乡，是歌海。我在编写情歌当中，有无穷无尽的乐趣，告诉大家，共同分享。

“小小公鸡尾尖尖，黄金不贵贵少年；人靠少年立大志，鸟靠双翅上蓝天！”这是我应一年轻夫妇之邀，为他俩漂亮的女儿生日写的歌。友人不是女儿吗？怎样写成“公鸡”了呢？读过韦其麟《百鸟衣》书中美丽的依俚由一头公鸡变成的就明白了。我曾为一位很有成就的长辈写歌：“为民造福度春秋，高风亮节乐无忧；名字挂在长江口，这条江水万古流！”长辈很高兴，但说他并不出生吴淞口。我说不要紧，按我们壮民习惯，长长的大江就叫长江了，只有长江黄河才能代表中国。他高兴地说：“好，秘书明天帮我挂起来。”我还应邀为一优秀的女医生写歌：“好话一句暖心肠，好事一桩人传扬；好医一个人康乐，好花一朵满园香！”应邀为一对事业有成，业绩卓越的夫妇写歌：“天上星多不比月，海里鱼多不比龙；山中鸟多不比凤，花多不比月月红！”为新婚夫妻写歌：“哥读诗书妹作画（新郎新娘为语文、美术老

师),哥煮饭来妹煮茶;清早起床对脸笑,世上难找这一家!”“爱做栋梁情做瓦,吉为庭院祥为家;你俩成婚有几好,一路开满幸福花!”这些歌均请名书法家写成条幅,可以悬挂于壁,真是礼轻情意重。有时请写的人多了,大有应接不暇之感,其乐无穷。

“栋梁当初树也矮,伟大当初也平凡;不信你看诸葛亮,当初苦读在深山!”“谁说读书无出息,哪朵好花离得泥;万丈高楼平地起,千秋不动在根基!”我曾应邀到一百多所大中学院校讲学,我就写歌做成条幅,并用杨柳青的曲调唱出来,送给师生作为礼物,大受欢迎。一位朋友去澳门拜访一名中医,叫我为他写一条幅:“踏遍青山尝百草,东方医圣李时珍;莫道后继无人在,千里澳门访陈根!”这位医生十分高兴,到桂林游览还专程到南宁相会。我曾应邀为好些产品写广告词,为广州黑妹牙膏:“黑的好,黑色甘蔗最清甜;黑色牡丹最鲜艳,黑色玛瑙最值钱!”该厂厂长书记曾来南宁登门致谢。为刘三姐香烟:“三姐含笑又含羞,情深意厚抛绣球;谁不爱把绣球接,谁不爱她品质优!”

“桂林山水甲天下,天下宾客桂林游;三姐温柔来接待,祝君幸福和丰收!”我曾出席南宁迎春诗会,会写诗写字的人都写了,我只能用歌来表示:“字不成体也献丑,语不惊人 also 来游;山沟一条小鱼仔,今日也来见名流!”“大鱼也是小鱼变,名流源自无名沟;丰收都是勤耕出,千祈莫错过春头!”获得一等奖。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我即兴用歌来表达我的观感(详见九集《编后

唱)), 受到热烈欢迎。在一次友人聚会, 我应邀唱道: “今早出门天濛濛, 山顶下雨雨归冲; 我俩好比山冲水, 流去流来又相逢!” ……群情雀跃。我曾在一次聚会上即兴为一名演员题歌, 写在我的《刘三姐》的书上送她: “见妹生得很温柔, 头上扎起五凤楼; 两眼好比云中月, 含情脉脉照九州!” 她十分高兴振奋。我曾应邀到凌云水源洞参观, 管理人叫我留诗, 我即兴挥毫: “这条水, 哪里流来这样清; 如何变成这条水? 流到哥家门口停!” 主客皆欢。我曾驱车途经一县水泥厂, 当主人知道我身份后说, 你送我一本《刘三姐》, 题一首诗, 我送你汽油上路如何? 我拿出书以刘三姐口吻写道: “一路唱歌一路来, 一路买花一路栽; 妹是柳州刘三姐, 你是横州李秀才!” 还有饭店老板叫我题歌请吃饭送封包的。文人靠唱歌得吃饭、汽油、封包, 怕亦为一奇闻了。

“见妹生得一枝花, 嫁个丈夫象傻瓜; 若我生得象你样, 嫁牛嫁马不嫁他!” “青菜白菜也是菜, 冬瓜夏(傻)瓜也是瓜; 只要人勤心地好, 莫嫌脑后有点疤!” 这是我写在《蛇郎》上的对唱。应该说没有很好的民歌的掌握, 要写成《刘三姐》式的歌剧是不可能的。“老了难, 老了唱歌声弹弹; 不如当年十八九, 歌声飞过九重山!” “沙姜还是老的辣, 八角还是老的香; 不信你看打铁铺, 还是老的拉风箱!” “老了差, 老了好比豆腐渣; 不如当年十八九, 老虎尾巴也敢拉!” “莫嫌老, 木棉老老开红花; 不信你到

田边看，还有老藤结大瓜！”……我曾把《蛇郎》里的歌在北部湾诗会当众朗诵，受到热烈喝采，比起那些“我从土地来，又回土地去”，“北海女人象香蕉”的新诗好得多了。《蛇郎》轰动一时，拍成电视在全国播出靠的是民歌。更不用说写《刘三姐》那样歌的小说了。由于我掌握不少民歌，又会即席编唱，应酬待客，出外行游，聚会交流，执笔为文，增色不少。因为刘三姐名声太大，所到之处，主人会欢迎我们唱唱歌，就不会总用那首：“多谢了，多谢众位好乡亲；妹今没有好茶饭，只有山歌敬亲人！”老掉牙的歌来应付了。《刘三姐》歌剧里的歌不过一百多首，我这里有数万首，可以写多少个《刘三姐》？难怪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周庆写道：“读了《广西情歌》，才知《刘三姐》里优美动听的歌，不过是苍海一粟。”

旧民歌往往带有历史的印记，整理修改应持慎重态度。有首据说为红七军时代的歌：“四铁洋铁打把刀，挂在身边动摇摇；谁敢来拦风流路，不断头来也断腰！”有人把它改成“谁敢来拦革命路”，那是不妥当的。须知，当时黑色恐怖，谁能在歌中大叫“革命”呢？“风流”是对的，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嘛！当时只有这样唱才能流传。“妹是山中一苑梅，哥是喜鹊天上回；喜鹊落在梅树上，石滚打来也不飞！”这首传统情歌把“妹”字改成“社”字而拿来歌颂公社化挨人当笑料。民歌中超拔的想象，如：“天呀天，胡须生在嘴巴边；何不生在头顶上，让哥再变青

少年!”民歌有独到的构思，很巧妙的明比、暗比、反衬，或用谐音画龙点睛，慢慢细读，才知其味，是我们文人很难做到的。以前一些人曾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太阳、粮食，实在得益于民歌。

“去年同妹吃餐饭，回家三年嘴还香；出门不用带白米，用妹话语当干粮!”《十五的月亮》曾轰动一时，关键的构思在“有你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”，这在民歌中早就唱了：“八月十五月团圆，哥看月亮成半边；妹看也是半边月，我俩合来就团圆!”一些有民歌味的好歌词，如“跑马溜溜的山上”、“洪湖水呀浪打浪”、

“蝴蝶泉水清又清”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仍还记得。而一些所谓“现代派”“爱你没有商量”之类的词，只感索然无味，一下全忘了。

《刘三姐》歌剧中有许多绝唱，败笔的也不少，如骂“烂秀才”、“狗奴才”、“饭桶”、“狗屎”等等都是不妙的。还有三姐唱“霸蛮歌”：“讲眼前，眼前眉毛几多根；问你脸皮有多厚？问你鼻梁有几斤？”方才秀才唱“霸蛮歌”时，三姐以“你抬大山我来称”作答，如果秀才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（这在一般歌手都是熟悉的）答：“剥下你脸皮我来量，砍下你鼻梁我来称！”三姐往哪里逃呢？以三姐之聪明绝顶，根本不用唱这些不讲道理的歌来战胜对方。再有，一些歌的修改嫁接亦有问题：“莫夸财主家豪富，财主心狠比蛇毒；塘边洗手鱼也死，路过青山树也枯！”此歌有很多唱法，常见的一种有：“妹命苦，妹年十八死丈夫；塘边洗手鱼也死，路过青山树也枯！”这是比较贴切的，

因为农村的门前塘边都是女人挑水浇菜洗尿布的地方，别说财主不去，连男小孩子都不近的。还有：“读书万卷也白废，你会腾云我会飞；黄蜂歇在乌龟背，你敢伸头我敢锥！”读书总比不读书好，不能说是白费。既然都是白费，怎么还“你会腾飞我会飞”呢？这首歌原为：“你会唱歌我也会，你会腾云我会飞；蜜蜂站在乌龟背，你敢伸头我敢锥！”这就天衣无缝了。

《刘三姐》歌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出，当然十分了不起的，不能苛求前人。我写出《刘三姐》一书后，不断有人提出再拍《刘三姐》影视，当然是件好事。《刘三姐》这个文化资源可以不断创新。不能说原来的已达顶峰，无人能超越，这是不对的。《泰坦尼克号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以至《长征》不是有人不断经营有不同版本不断取得成果吗？但有一点要肯定的，写《刘三姐》剧本的人一定十分熟悉掌握大量民歌，不然后果可想而知。因为刘三姐是歌的鼻祖，象鲁班是木匠的鼻祖，李时珍、华佗是医药的鼻祖一样，由一些对民歌不晓得或知之甚浅的人去做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我收集有一首挺好的民歌：“妹是融水硬心木，流下柳州做木材；皇帝拿去做门板，试看哪个敢来挨？”“我是广东老木匠，肩背长锯走大街；皇帝请我做门板，任我刨去又刨来！”给一位先生一改就改坏了：“妹是天山老枳木，流落长江水推来；皇帝请我做木板，任我锯去又锯来！”俗语说，吃在广州，死在柳州，柳州的木材棺材好，改为天山、长江已非岭南。